



JOSEPH BRODSKY
ON GRIEF AND
REASON
悲伤与理智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刘文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SEPH BRODSKY
ON GRIEF AND
REASON
悲伤与理智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刘文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伤与理智 / (美) 布罗茨基(Brodsky, J.)著;

刘文飞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4

书名原文: On Grief and Reason

ISBN 978-7-5327-6834-9

I. ①悲… II. ①布… ②刘… III. ①散文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4458 号

ON GRIEF AND REASON

Copyright © 1995, Joseph Brodsky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字: 09-2012-802 号

悲伤与理智

〔美〕约·布罗茨基/著 刘文飞 译

策划/冯涛 责任编辑/宋金 装帧设计/小阳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8.5 插页 6 字数 343,000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6834-9/I·4134

定价: 5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9226000

悲伤与理智
ON GRIEF AND
REASON

心怀感激地献给罗杰·威·斯特劳斯^①

本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授权，在大陆地区发行。如有任何侵权、盗版行为，一经发现，定必究。本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所有权利保留。如有任何侵权、盗版行为，一经发现，定必究。

① 罗杰·威廉姆斯·斯特劳斯 (1917—2004)，纽约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吉罗克斯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这家出版社出版了包括这部《悲伤与理智》在内的布罗茨基多部诗集和文集。

赞美一切诗歌格律，它们拒绝自动反应，
强迫我们三思而行，摆脱自我之束缚。

——温·休·奥登^①

...
...
...

① 奥登 (1907—1973)，英语诗人，生于英国，1947年入美国籍，是将布罗茨基引入国际诗坛的关键人物之一。此两句引自奥登的组诗《短诗集之二》。——译注。以下注释除标明者外均为译注。

译序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 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 1940—1996)是以美国公民身份获取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但他在大多数场合却一直被冠以“俄语诗人”(Russian poet)之称谓;他在一九七二年自苏联流亡西方后始终坚持用俄语写诗,并被视为二十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俄语诗人,甚至是“第一俄语诗人”(洛谢夫语),可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界,布罗茨基传播最广、更受推崇的却是他的英语散文,他甚至被称作“伟大的英语散文家之一”(on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s great essayists, 见企鹅社英文版《悲伤与理智》封底)。作为高贵的“彼得堡诗歌传统”的继承人,布罗茨基向来有些瞧不起散文,似乎是一位诗歌至上主义者,可散文却显然给他带来了更大声誉,至少是在西方世界。世界范围内三位最重要的布罗茨基研究者——列夫·洛谢夫(Lev Loseff)、托马斯·温茨洛瓦(Tomas Venclova)和瓦连金娜·帕鲁希娜(Valentina Palukhina)都曾言及散文创作对于布罗茨基而言的重要意义。洛谢夫指出:“布罗茨基在美国、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整个西方的作家声望,因为他的散文创作而得到了巩固。”帕鲁希娜说:“布罗茨基在俄国的声誉主要仰仗其诗歌成就,而在西方,他的散文却在塑造其诗人身份的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温茨洛瓦则称,布罗茨基的英语散文“被公认为范文”。作为“英文范文”的布罗茨基散文如今已获得广泛的阅读,而布罗茨基生前出

版的最后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On Grief and Reason, 1995), 作为其散文创作的集大成者, 更是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赞誉。通过对这部散文集的解读, 我们或许可以获得一个关于布罗茨基散文的内容和形式、风格和特色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布罗茨基创作中诗歌和散文这两大体裁间的关系, 进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布罗茨基的散文创作, 乃至他的整个创作。

约瑟夫·布罗茨基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 父亲是海军博物馆的摄影师, 母亲是一位会计。天性敏感的他由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主动疏离周围现实, 并在八年级时主动退学, 从此走向“人间”, 做过包括工厂铣工、太平间整容师、澡堂锅炉工、灯塔守护人、地质勘探队员等在内的多种工作。他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写诗, 并接近阿赫马托娃。他大量阅读俄语诗歌, 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两三年内“通读了”俄国大诗人的所有作品, 与此同时他自学英语和波兰语, 开始翻译外国诗歌。由于在地下文学杂志上发表诗作以及与外国人来往, 布罗茨基受到克格勃的监视。一九六三年, 布罗茨基完成《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Большая элегия Джону Донну), 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朗诵此诗, 此诗传到西方后引起关注, 为布罗茨基奠定了诗名。一九六四年, 布罗茨基因“不劳而获罪”被起诉, 判处五年刑期, 被流放至苏联北疆的诺连斯卡亚村。后经阿赫马托娃、楚科夫斯基、帕乌斯托夫斯基、萨特等文化名人的斡旋, 他在一年半后获释。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 这所谓的“布罗茨基案

件” (Дело Бродского)使布罗茨基举世闻名,他的一部诗集在他本人并不知晓的情况下于一九六五年在美国出版,之后,他的英文诗集《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及其他诗作》(Elegy to John Donne and Other Poems, 1967)和俄文诗集《旷野中的停留》(Остановка в пустыне, 1970)又相继在英国和美国面世,与此同时,他在苏联国内的处境却更加艰难,无法发表任何作品。一九七二年,布罗茨基被苏联当局变相驱逐出境,他在维也纳受到奥登等人关照,之后移居美国,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执教,并于一九七七年加入美国国籍。定居美国后,布罗茨基在流亡前后所写的诗作相继面世,他陆续推出多部俄、英文版诗集,如《诗选》(Selected Poems, 1973)、《在英国》(В Англии, 1977)、《美好时代的终结》(Конец прекрасной эпохи, 1977)、《话语的部分》(Часть речи, 1977; Part of Speech, 1980)、《罗马哀歌》(Римские элегии, 1982)、《献给奥古斯都的新章》(Новые стансы к Августе, 1983)、《乌拉尼亚》(Урания, 1987; To Urania, 1992)和《等等》(So Forth, 1996)等。一九八七年,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之后,布罗茨基成为享誉全球的大诗人,其诗被译成世界各主要语言。一九九一年,他当选美国“桂冠诗人”(Laureate Poet)。苏联解体前后,他的作品开始在俄国发表,至今已有数十种各类单行本诗文集或多卷集面世,其中又以圣彼得堡普希金基金会推出的七卷本《布罗茨基文集》(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т. I—VII, 2001—2003)和作为“诗人新丛书”之一种由普希金之家出版社和维塔·诺瓦出版社联合推出的两卷本《布罗茨基诗集》(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в 2 т., 2011)最为权威。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布罗茨基因心脏病发

作在纽约去世，其遗体先厝纽约，后迁葬于威尼斯的圣米歇尔墓地。

像大多数诗人一样，布罗茨基在文学的体裁等级划分上总是抬举诗歌的，他断言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布罗茨基曾应邀为一部茨维塔耶娃的散文集作序，在这篇题为《诗人与散文》（Поэт и проза；A Poet and Prose）的序言中，他精心论述了诗歌较之于散文的若干优越之处：诗歌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诗人因其较少功利的创作态度而可能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诗人能写散文，而散文作家却未必能写诗，诗人较少向散文作家学习，而散文作家却必须向诗人学习，学习驾驭语言的功力和对文学的忠诚；伟大如纳博科夫那样的散文家，往往都一直保持着对诗歌的深深感激，因为他们在诗歌那里获得了“简洁与和谐”。在其他场合，布罗茨基还说过，诗歌是对语言中的“俗套”和人类生活中的“同义反复”之否定，因而比散文更有助于文化的积累和延续，更有助于个性的塑造和发展。

同样，像大多数诗人一样，布罗茨基也不能不写散文。在谈及诗人茨维塔耶娃突然写起散文的原因时，除茨维塔耶娃当时为生活所迫必须写作容易发表的散文以挣些稿费这一“原因”外，布罗茨基还给出了另外几个动因：一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need），一个识字的人可以一生不写一首诗，但一位诗人却不可能一生不写任何散文性的文字，如交往文字、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文等等；二是主观的“冲动”，“诗人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突然想用散文写点什么”；三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对象”和某些题材，如情节性很强的事件、三个人物以上的故事、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往事的追忆等等，就更宜于用散文来进行描写和叙述。所有这

些，大约也都是布罗茨基本人将大量精力投入散文创作的动机。除此之外，流亡西方之后，在一个全新的文学和文化环境中，他想更直接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想让更多的人听到他的声音；以不是母语的另一种文字进行创作，写散文或许要比写诗容易一些。布罗茨基在《悼斯蒂芬·斯彭德》（In Memory of Stephen Spender）一文中的一句话似乎道破了“天机”：“无论如何，我的确感觉我与他们（指英语诗人麦克尼斯、奥登和斯彭德。——引者按）之间的同远大于异。我唯一无法跨越的鸿沟就是年龄。至于智慧方面的差异，我在最好的状态下会让自己相信：我正在逐渐接近他们的水准。还有一道鸿沟即语言，我一直在竭尽所能地试图跨越它，尽管这需要散文写作。”作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美国桂冠诗人，他经常应邀赴世界各地演讲，作为美国多所大学的知名文学教授，他也得完成教学工作，这些“应景的”演说和“职业的”讲稿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但布罗茨基写作散文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猜想还是他热衷语言试验的内在驱动力，他将英语当成一个巨大的语言实验室，终日沉湎其中，乐此不疲。

布罗茨基散文作品的数量与他的诗作大体相当，在前面提及的俄文版七卷本《布罗茨基文集》中，前四卷为诗集，后三卷为散文集，共收入各类散文六十余篇，由此不难看出，诗歌和散文在布罗茨基的创作中几乎各占半壁江山。布罗茨基生前出版的散文集有三部，均以英文首版，即《小于一》（Less Than One, 1986）、《水印》（Watermark, 1992）和《悲伤与理智》。《水印》一书仅百余页，实为一篇描写威尼斯的长篇散文；另两本书则均为近五百页的大部头散文集。说到布罗茨基散文在其创作中所占

比例，帕鲁希娜推测，布罗茨基“各种散文作品的总数要超出他的诗歌”。洛谢夫也说：“《布罗茨基文集》第二版收有六十篇散文，但还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英文文章、演讲、札记、序言和致报刊编辑部的书信没有收进来。”（洛谢夫《布罗茨基传》中文版第294页）布罗茨基生前公开发表的各类散文，总数约合中文百万字，由此推算，布罗茨基散文作品的总数约合中文两百万字。

据统计，在收入俄文版《布罗茨基文集》中的六十篇各类散文中，用俄语写成的只有十七篇，也就是说，布罗茨基的散文主要为“英文散文”。值得注意的是，布罗茨基的各类散文大都发表在《纽约图书评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和《纽约客》等英美主流文化媒体上，甚至刊于《时尚》（Vogue）这样的流行杂志，这便使他的散文迅速赢得了广泛的受众。他的散文多次入选“全美年度最佳散文”（The Best American Essays），如《一件收藏》（Collector's Item）曾入选“一九九三年全美最佳散文”，《向马可·奥勒留致敬》（Homage to Marcus Aurelius）曾入选“一九九五年全美最佳散文”。一九八六年，他的十八篇散文以《小于一》为题结集出版，该书在出版当年即获“全美图书评论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作为《小于一》姐妹篇的《悲伤与理智》出版后，也曾长时间位列畅销书排行榜。需要指出的是，出版布罗茨基这两部散文集的出版社就是纽约大名鼎鼎的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吉罗克斯出版社（Farrar Straus Giroux，简称FSG），这家出版社以“盛产”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而著称，在自一九二〇年至二〇一〇年的九十年间，在该社出版作品的作家中共有二十三位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中包括索尔仁尼琴（1970年获奖）、米沃什（1980年获奖）、索因卡

(1986年获奖)、沃尔科特(1992年获奖)、希尼(1995年获奖)和略萨(2010年获奖)等人。顺便提一句,《悲伤与理智》扉页上的题词“心怀感激地献给罗杰·威·斯特劳斯”,就是献给该社两位创办者之一的罗杰·威廉姆斯·小斯特劳斯(Roger Williams Straus, Jr.)的。

散文集《悲伤与理智》最后一页上标明了《悼斯蒂芬·斯彭德》一文的完稿时间,即“一九九五年八月十日”,而在这个日期之后不到半年,布罗茨基也离开了人世,《悲伤与理智》因此也就成了布罗茨基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散文集,是布罗茨基散文写作,乃至其整个文学创作的“天鹅之歌”。

二

《悲伤与理智》共收入散文二十一篇,它们大致有这么几种类型,即回忆录和旅行记,演说和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具体说来,其中的《战利品》(Spoils of War)和《一件收藏》是具有自传色彩的回忆录,《一个和其他地方一样好的地方》(A Place as Good as Any)、《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After a Journey, or Homage to Vertebrae)和《向马可·奥勒留致敬》近乎旅行随笔,《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The Condition We Call Exile, or Acorns Aweigh)、《表情独特的脸庞》(Uncommon Visage)、《受奖演说》(Acceptance Speech)、《第二自我》(Alter Ego)、《怎样阅读一本书》(How to Read a Book)、《颂扬苦闷》(In Praise of Boredom)、《克利俄剪影》(Profile of Clio)、《体育场演讲》(Speech at the Stadium)、《一个不温和的建

议》(An Immodest Proposal)和《猫的“喵呜”》(A Cat's Meow)均为布罗茨基在研讨会、颁奖仪式、书展、毕业典礼等场合发表的演讲,《致总统书》(Letter to a President)和《致贺拉斯书》(Letter to Horace)为书信体散文,《悲伤与理智》(On Grief and Reason)和《求爱于无生命者》(Wooing the Inanimate)是在大学课堂上关于弗罗斯特和哈代诗歌的详细解读,《九十年之后》(Ninety Years Later)则是对里尔克《俄耳甫斯·欧律狄刻·赫尔墨斯》(Orpheus. Eurydice. Hermes)一诗的深度分析,最后一篇《悼斯蒂芬·斯彭德》是为诗友所作的悼文。文集集中的文章大致以发表时间为序排列,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一九八六年,最后一篇写于一九九五年,时间跨度近十年,这也是布罗茨基写作生涯的最后十年。

这些散文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它们诉诸的却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诗和诗人”。布罗茨基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说中称:“我这一行当的人很少认为自己具有成体系的思维;在最坏的情况下,他才自认为有一个体系。”(《表情独特的脸庞》)也就是说,作为一位诗人,他是排斥所谓的理论体系或成体系的理论的。但是,在通读《悲伤与理智》并略加归纳之后,我们仍能获得一个关于布罗茨基诗歌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伦理观和世界观的整体印象。

首先,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布罗茨基断言:“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并时而大于现实。”(《战利品》)他认为,不是艺术在模仿现实,而是现实在模仿艺术,因为艺术自身便构成一种更真实、更理想、更完美的现实。“另一方面,艺术并不模仿生活,却能影响生活。”(《悲伤与理智》)“因

为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各种体验之含义的手册。”（《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他在他作为美国桂冠诗人而作的一次演讲中声称：“诗歌不是一种娱乐方式，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不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我们的人类物种和遗传学目的，是我们语言和进化的灯塔。”（《一个不温和的建议》）阅读诗歌，也就是接受文学的熏陶和感化作用，这能使人远离俗套走向创造，远离同一走向个性，远离恶走向善，因此，诗就是人类保存个性的最佳手段，“是社会所具有的唯一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狗咬狗原则的解毒剂；它提供一种最好的论据，可以用来质疑恐吓民众的各种说词，这仅仅是因为，人的丰富多彩就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的存在意义”（《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就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表情独特的脸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命题，即“美将拯救世界”（beauty will save the world），也不止一次地重申了他自己的一个著名命题，即“美学为伦理学之母”（aesthetics is the mother of ethics）。布罗茨基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所做的演说《表情独特的脸庞》是其美学立场的集中表述，演说中的这段话又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关于艺术及其实质和功能的看法：

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